大地上的回响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采访归来，她写下：“心有余悸，身却向前！”这8个字，写给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，写给纵身一跃的空降兵15勇士，也写给这支任何艰险都挡不住的人民军队。

“人在桥上晃过，稿子才能立住。”熊思琦后来说，“我们跑这一趟，就是要把自己变成那个会追问‘换我行不行’的人；就是要把地图上的一昼夜240里，变成身上的汗水、脚底的血泡、眼里的热泪……”

“革命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别人拱手相让的，而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。”越追寻，记者们对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理解越深刻。

他们在采访本上写下：于这支军队的后辈而言，只有真正追寻，才能共情这支军队经历过的困厄，才能懂得根脉延续的意义，也才能理解这支军队为何会觉得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

那些写在书上的“绝境”，那些道阻且长的征途，因为在追寻中一步一步走过，有了更深沉的分量。

——这条路，有多难？

红石砬子，东北抗联的一处密营。手攀脚爬，徒步穿越荆棘丛林，脚上被树杈划出赤红的血痕，记者杜鹃懂得了：曾经的隐秘之地，藏在怎样的艰辛里。

杜鹃说，来之前，读过很多史料，知道这里条件艰苦，却没想到从“读到”到“走到”中间，竟隔着这片迈不开脚的密林。

回头再看纪念馆里那简短的介绍，“缺衣少食”便不再只是4个字，而是漫长的封锁中“不知道今夜能不能熬过去”的绝望，是明知绝望却决不放弃抗争的不屈。

——这条路，有多陡？

青杠坡，记者马嘉隆喘着粗气爬上红军死守的阵地，山坡坡度接近50度。当年，慢一步就守不住，这支队伍的前路就会被堵死。

战况最惊险时，总司令朱德端起了冲锋枪，陈赓带着全部由军官组成的干部团顶了上去，终于为这支队伍赢得生机。

——这条路，有多险？

棋盘陀，风很大。记者宋子洵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，探头向悬崖下望，一股寒意袭上心头。

1941年，5名战士主动把敌人引向绝地，把生路留给群众。而在一条条寻根路上，这样宁死不屈的牺牲故事，记者还找寻到很多很多。

习主席指出：“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，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，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。”

湘江、赤水、乌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……当年，这些河流都曾是拦路的激流；老山界、娄山关、夹金山、腊子口、六盘山……当年，这些高山都曾是难越的雄关，这支队伍却始终越是艰险越向前，刀山火海拦不住。

大地上的根脉，是用脚丈量出来的“精神地图”，标记的不是这支队伍走过多少公里，而是一次次抵近苦难和绝境后，又从血泊中站起、从跌倒的地方再次出发。

一路寻根，走过先烈们流血漂杵之地，才明白胜利多么来之不易，接续前行是我们的使命；走过当年的险关要隘，才能体会先烈比我们难多了，也就有了闯过今天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的勇气和信心。

前进路上，我们要“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、那么一种革命热情、那么一种拼命精神”。

“困难再大，想想红军长征，想想湘江血战。”

（三）胜利最终取决于骨头里的钙质、血液里的火焰

辽宁丹东，汽笛声声。每天早上7点35分，一列从北京始发的列车，都会抵达这座城市。

70多年前，通过这条铁路线，一车又一车的志愿军将士和军械物资运抵这里。那时，这支跨越白山黑水的军队，千里奔赴只为一个目标——胜利！

寻根鸭绿江畔，记者心绪翻飞：百废待兴的年代，是什么让这支军队赢得胜利？岁月静好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？

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记者李庆桐被邱少云潜伏时用过的那支钢枪吸引——

枪托已被烧成炭黑色，旁边是一块巴掌大的棉衣残片。说明牌上写道：它曾倾听过烈士最后的心跳。

一块残片，薄得几乎透光，却重得让人抬不起头、挪不动脚。在采访本上，李庆桐一笔一画写下：“再强大的火力，也打不败一颗勇敢的心。”

这支军队，对战过强大的敌人，遭遇过惨烈的挫败，甚至不止一次陷入过濒死的绝地，多少次走到悬崖边上，多少次无路可走，但又一次次向死而生，一次次“逆袭”胜利……

有人做过粗略统计，为了保家卫国、捍卫和平，人民军队曾与20多个国家的军队在战场上对垒，屡战屡胜，“世界上没有第二支这样的军队”。

胜利因何而来？在一处处战场遗址，行走在不同寻根路线的记者，寻找到同一个胜利之源：这支军队千锤百炼锻造出的精神特质。

正如习主席所说：“在长期实践中，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，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，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，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。”

战胜对手有两次，第一次在内心中。寻根，是驶入这支军队的精神航道，也是走进英雄先辈的内心世界。

追寻中，我们看见赤诚的信仰——

寻找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，记者刘敏得知一个细节：情报战线英烈李白，曾任红五军团电台政委，他那时的警卫员，1955年授衔已是开国将军。而李白这位15岁就入党、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的高级干部，却在党最需要时，毅然放下职务、待遇乃至后路，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。

“最让我震撼的，是‘本可以’3个字：他本可以留在延安，却孤身深入敌营；他本可以在被营救后撤回后方，却坚持留下战斗；他本可以避一避风头，但最后选择的居所距离敌人更近了……”刘敏后来写道，个人的名利、生死都可以放下，唯独放不下对党的忠诚。

追寻中，我们看见澄澈的初心——

沿着红军转战的路线，记者张磊峰被一场战斗深深震撼：为掩护主力军团突围，红18师52团800多人奉命断后阻击。残暴的敌人多次进攻无果后，将当地老百姓驱赶到前面，充当“盾牌”。红军战士为了不伤害百姓，最终义无反顾地跳下悬崖，壮烈牺牲。

“用人民挡子弹的敌人，最终丢掉了天下；为人民自我牺牲的队伍，最终赢得了胜利！”透过历史，记者寻获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：民心是永远的根据地。

追寻中，我们看见铁打的作风——

重温“人民军队进城第一课”，记者赖瑜鸿来到丹阳。那时，解放上海箭在弦上，千军万马却突然停住脚步，3万多名干部战士集中到丹阳整训，立下铁规矩：“说不入民宅，就是不准入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！”

采访一位98岁高龄的进城干部，老人至今记得，自己当年因为风纪扣没扣被批评。一件小事为何能记这么久？赖瑜鸿心中涌动着感动：“作风无小事。要想战胜敌人，先要战胜自己。”

追寻中，我们看见不屈的血性——

循着纪念馆里播放的号音，记者李由之在展柜里见到一把伤痕累累的军号。1941年11月，日寇纠集重兵突袭黄崖洞兵工厂，战至最后一人的司号员崔振芳死战不退，接连甩出100多枚手榴弹，直至中弹牺牲，年仅17岁。敌人冲上来后，发现阻挡他们的竟然是一个司号员……

2025年胜利日阅兵，“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”出现在战旗方队。李由之想起那个年轻的司号员孤身死战的样子：“多希望他能看到这浩浩荡荡的队伍！”

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？曾跟随红军长征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，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：“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……但这些身穿破衣、草鞋的年轻战士，还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。”

心胜则兴，心败则衰。追寻一场又一场战斗，记者们看到同样的现象：团长政委牺牲了，营长教导员继续指挥；营长教导员牺牲了，连长指导员顶替；哪怕只剩一名战士，仍然血战到底……

胜利，最终不取决于枪炮，而取决于骨头里的钙质、血液里的火焰。

（四）“我党我军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”

福建古田，长风掠过山岗，山林沙沙作响。

古田会议会址后面的山岗上，郁郁葱葱生长着数十棵古老的铁杉，平均树龄已有700多年。

古树为何常青？穿梭在人民军队两次浴火重生的地方，记者在采访手记中写道：树木根系发达，才能生机勃勃。

当年，面对长征后的严重减员，周恩来说：“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，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，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。”

重回古田，我们在凝望历史，历史也在凝望我们——

今天的后辈，能不能守住人民军队的根和魂？靠什么续写荣光？怎样才能永葆本色？

初心易得，始终难守。习主席指出：“一个人也好，一个政党也好，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、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”

杨家岭的古槐，带着历史的气息，静立在中央大礼堂旁。

去年秋天，记者一行探访至此，霜打之后，古槐落叶满地，树干却愈发苍劲。

今年春天，记者再访延安，看到古槐已枝繁叶茂，心里豁然开朗：今天的政治整训，扫掉的是枯枝败叶。只要树根还在，春天必定满树新绿。

（五）根是奔涌的地火，在这支军队灵魂深处滚烫绵延

康西瓦，全军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，一年四季狂风呼啸。

每次直升机飞临上空，机长都会绕飞三圈。没有命令，没有规定，只是一代代飞行员口口相传、约定俗成的习惯。

入伍35年、在新疆工作25年，记者孙兴维跑遍新疆军区所有边防哨所，最让他难忘的，还是康西瓦。

第一次透过直升机舷窗看到这座陵园，孙兴维说，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，手指是抖的。那次，在“离天堂最近的灵堂”专题报道中，他和战友写道——

“他们倒下时，绝大部分只有十八九岁，没结婚，没儿女，很少有亲人能来这里祭奠他们。不是亲人无情，而是来这里实在太难。”

去年寻根行，孙兴维又一次来到这里。风沙中的陵园，增添了新的墓碑——“卫国戍边英雄群体”的4位烈士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两个年代的年轻人，在同一个海拔、同一片山坡“相逢”。

他们，同样年轻，素未谋面，却都把十八九岁的生命交给这片土地。这不是一个人的牺牲，是一支军队的青春。

第一次走进这片荒凉高原上的陵园时，孙兴维曾问自己：许多年后，他们会不会被遗忘？

当寻根的脚步再次抵达这里时，他有了答案——不会忘！

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”根脉绵延之处，大地生生不息。根，是奔涌的地火，在这支军队灵魂深处滚烫绵延。不同的年代，总有同样清澈的青春，也有同样热血的牺牲。

1956年，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建哨，18岁战士赵金宝被高原病魔夺去生命；第一任教导员沈鹏生带战士修营房构工事，多次昏倒，最终永远留在了那里……

今年是神仙湾建哨70周年，10多名下连不久的00后新兵，第一次登上哨所旁的“版图山”——那里，一代代官兵用石头拼出一幅巨型中国地图。

轻抚着一块块饱经风霜的石头，年轻的士兵对记者说：“坚守神仙湾，也是在守望心中的‘高地’。”

一代人走了，一代人又来。根脉深深扎下，新芽岁岁萌发。

载着炸弹的汽车冲入维和营区，29岁的申亮亮有37秒时间撤离。他发出预警、推开战友，自己壮烈牺牲。寻根路上，记者走进申亮亮生前所在班，看到全班近年来获得的集体三等功牌匾——这是对老班长最好的告慰。

发现局部露出地面的未爆手榴弹，27岁的杜富国对战友喊出“你退后，让我来”。记者见到他时，这位失去双手和双眼的年轻战士，正对着门口练习微笑：“怕别人看到我难受。”他的战友，至今担负着极端危险的排爆任务——这是英雄未竟的事业。

今天，一代代有志青年走进军营之时，恰逢习主席领航人民军队开启政治建军新征程，官兵个人的成长与人民军队的革命性锻造同频共振。

规矩硬了、风气纯了、兵心暖了，土壤和空气越来越干净，基层沃土就一定会长出越来越强健的新苗。

戈壁深处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，长眠着700多位为国铸盾的先辈创业者。走进毗邻的某基地，记者李蕾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军事科研团队，成员三分之二为95后。连续攻克6个重大基础科学问题、30多项关键技术，老一辈“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的精神火种在他们身上延续。

江西南昌，人民军队诞生之地。去年寻根路上，记者宋逸听闻卫国戍边烈士肖思远的弟弟肖荣基，入伍后两次荣立三等功的故事。今年开学季，肖荣基经严格考核成功提干，进入位于南昌的陆军步兵学院深造。家国情怀融入青春血脉，奔涌不息。

一处处险远之地，记者王越无数次与追光逐梦的青年官兵相遇。今年毕业季，空军预警学院500多名毕业学员主动申请戍边，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于傲选择奔赴高原。以武警部队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入武警工程大学的龚佳妮，毕业时写下戍边志愿书，主动放弃回广东工作的机会。她笑着告诉记者：“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才会向往最壮阔的山河。”

“融进大海，我是浪花一朵；洒向夜空，我是星星一颗……”这些在互联网的五光十色中长大的“Z世代”青年，没有忘掉这支军队红色的根，更没有丢掉这支军队红色的魂。

强军有我——曾经，我是雪山草地间孤独前行的一个个渺小背影；如今，我是远航亚丁湾、飞越金字塔、跨越喜马拉雅的青春方阵！

强军有我——这支军队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纯洁，永远光荣！

（六）千里万里，追寻的人不只我们

瑞金云石山，只有几十米高，却被誉为“红军长征第一山”。

在这里，记者遇到一批特殊的追寻者——来自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百余名外国军官。

重走长征路，脚步叠印在洒满热血的长路上，他们同样在探寻这支军队“为何出发、如何走到今天、将走向何处”的答案。

近一个世纪前，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写道，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热情、希望、革命乐观情绪，“像一把烈焰”。

而今，追寻这把“烈焰”的人，又多了来自80多个国家的外国军官。他们说着不同语言，却怀着同样的敬仰，向着同一片红色土地走去。

在瑞金云石山倾听“别梅坑”的故事，在遵义会议会址见证伟大转折，在蜿蜒的赤水河畔解开“四渡”的秘密，在杨家岭的简陋窑洞中感受“延安作风”……

长路何止万里，淬火何止长征。当外国军人近距离审视这支军队，看到的是一支永远在路上、始终在锻造的队伍。

从长征的血火淬炼，到新时代的政治锻造，这支军队为了胜利不惧斧钺加身，也从来不会停止见筋见骨的自我凿刻。

贝宁军官博努·吕西安用非洲谚语“新绳接着旧绳续”道出自己的感受：一代代人接续耕耘，才有了今日之中国。秘鲁军官亚诺斯称之为“一场信仰的远征”。

“理想”“信仰”“人民”“自我革命”——一路同行，记者耳边回响着外国军官交流时使用的高频词。

他们，是在寻找强国强军的“中国道路”。我们，是在回归心灵的故土，追寻决定这支军队性质、宗旨和本色的基因。

习主席深刻指出：“了解历史，才能看得远；永葆初心，才能走得远。”千里万里，追寻的人不只我们。记者在寻根中发现，这支军队的200多万官兵也在同行。

大渡河畔，记者与第74集团军某旅“大渡河连”寻根小分队相遇。

90多年前，当时的《战士报》仅留下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的姓名，英雄的生平过往、热血征程，被时光掩埋。

河北、山东、江西……寻根队伍一个村一个村追寻，一段记忆一段记忆挖掘。

在江西于都，官兵们确认了十七勇士之一肖汗尧的籍贯与革命履历；在河北崇礼，老连长熊尚林的墓前，志愿者对着一张好不容易找到的模糊合影，为他画像……

今年元旦前夕，连队以最隆重的仪式，迎接英雄“归队”。那一刻，英雄回到了连队，也走进了年轻官兵的心里。

一个没有来路的人，很难笃定地走向远方。习主席深刻指出：“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永远不能变，老红军的传统永远不能丢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改。”

经历十几年如一日的淬火锻造，这支队伍更加珍视苦难辉煌的昨天，更加珍惜血脉赓续的传统，更加呵护干净纯粹的本色。

一年半来，“军报记者寻根行”专栏刊发的一篇篇报道，贴进学习栏，进入党史教育课，成为基层部队的鲜活教材。我们挖掘到的一块块碎片、一段段故事，不断写入部队的史册。

在对随军记者高帆后人的采访中，记者发现一张拍摄于临汾战役的合影。得知照片中7位勇士是自己所在连队的前辈，第71集团军某旅“尊干爱兵标兵连”官兵把这张黑白照片复制下来，郑重放进荣誉室。

就在这张照片下方，摆放着一张彩色合影，那是新时代的突击队员：加装夜视仪的头盔，新式步枪，迷彩服被汗水浸透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目光锐利如鹰。

光影流转，两张相隔70余载的合影，透着同样的英雄气概。一名记者动情地写道：“我们为历史补全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将汇入这支军队的精神长河。”

寻根，是精神世界的溯源。源头越干净，江河越清澈。传承，不是把过去的故事复述一遍，而是把先辈的骨头长进自己的身体里。这样的变化，往往藏在微小的细节里——

一位指导员说，连队一名上等兵入伍前花钱大手大脚，一篇篇寻根行报道读下来，井冈山的红米饭、草地上的“半截皮带”、长津湖的“一把炒面一把雪”，仿佛长进了他心里，过度消费的习惯渐渐改变了。

一位班长告诉我们，班里一名新兵吃馒头时，嫌馒头皮口感一般，常常撕下来扔在桌上。班长把寻根行报道中开国将军们艰苦奋斗的故事讲给他听，新兵再也不挑食。

山一程，水一程。寻根归来，记者们发现，根不止生长在遥远的山川、久远的过去，也在当下每个人的心里深深扎下。

在无数座军营的荣誉室，年轻的士兵擦拭战旗，整理烈士遗物，重温英雄事迹。他们没有走出营门，却同样在寻根——

唤醒赓续传承的责任，扛起接续攻坚的使命，继续前行，不负先辈。

（七）“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，没有捷径，唯有实干”

日出时分，青岛军港，战舰起航的汽笛响彻码头。

橘红色的朝阳，给万吨大驱南昌舰镀上一层暖光，先进的一体化桅杆像一座浮动的界碑，挺立于海浪之上。

“101”——望着熟悉的舷号，跑了几十年海军新闻的记者钱晓虎触景生情。

脚下这座码头，100多年前，外国的铁甲舰曾在这里耀武扬威。一座军港，德国人占完日本人占。没有强大的军队，家门口就是列强的“跑马场”。

脚下这座码头，也曾是人民海军第一艘驱逐舰——舷号101的鞍山舰锚泊之地。那时，国家一穷二白，外部强敌环伺，初创的人民海军，包括鞍山舰在内的“四大金刚”全靠外购。

一位老兵对记者说：“我们那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口气——不服输的气。”

当年，“1”是从0到1的起点；今天，“1”是迈向一流的信念。

向强！向强！几代中国军人的夙愿，多少人衔枚疾走、接力奋进。

吴淞口，江海交汇处风急浪高，钱晓虎站在当年“旱鸭子”们第一次登舰的旧码头，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——那一代陆军出身的水兵，就是从这里迈出向海图强的第一步。

旅顺口，起伏的海岸线提供了天然良港，站在白玉山顶眺望，钱晓虎遽然间想到：当年的水兵从这里望出去，望见的是入侵者的风帆；今天的水兵从这里望出去，望见的是启程远航的强大舰队。

从“101”到“101”，沿着先辈的航迹追风赶月，今天的中国军队赶上了强军事业提速发展的好时代。

从“101”到“101”，沿着复兴的航道奋楫前行，今天的中国军人踏上了攻坚建军百年的最后一公里。

这一程，我们志在远方——

海军机关指挥室内，一个个代表海空兵力的光标在海图上闪烁。航母编队常态化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，护航编队经年累月在亚丁湾海域游弋，新时代海军官兵的目光投向更加“风急浪高”的远方。

梦在远方，根在脚下。参加过人民海军首次环球航行的记者钱晓虎，这些年随舰航行总航程超过26万海里。在他眼中，远航让人看见中国军队能走多远，寻根让人明白这支军队靠什么走远。

这一程，我们快马加鞭——

空军航空兵某师史馆内，3D沙盘还原着一江山岛战役的情景。那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。彼时，这支年轻的航空兵部队组建仅1年多时间，首次参战就创造了击沉敌舰的战绩。

记者谢菲走进这支部队时，新一代飞行员正在改飞新型特种机，部队正在加速转型为新质作战力量。南海上空，年轻的飞行员一次次妥善应对挑衅的外军舰机，行动果敢而坚定。一位飞行员说：“距离建军百年不到1年，我们攻坚的脚步还要再快些！”

这一程，我们无惧风浪——

46年前，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。追寻闪光的弹道，记者徐小龙找到了发射前夜连队5名支委按下血手印的决心书，字里行间写满了“舍我其谁”的担当。

而今，再次走进这支英雄部队，昂首的长剑早已更新迭代，飞得更远、打得更准、威力更大。火箭军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1发洲际弹道导弹，海军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潜射战略导弹……大国重器，一锤定音，撑起国家安全的战略穹顶。

山西武乡，99岁的八路军老战士李金水与人民军队“同龄”。当年，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扔掉大炮、扔掉辎重，老兵至今对那一往无前的急行军历历在目：“那会儿，丢掉一门炮，要心疼好一阵呐……”

采访中，老兵说起去年胜利日阅兵，说起排山倒海的装备方队，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笑容：“过去哪敢想啊！”

过往的道路苦难辉煌，前行的航道大潮澎湃。

“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，没有捷径，唯有实干。”这是必须牢记的殷殷叮嘱。

“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，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。”这是催人奋进的深切勉励。

脚踏着祖国大地，赓续着红色血脉，锚定着百年目标，人民军队奋进的脚步坚定整齐，全军将士一定能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、无愧于百年基业、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！

尾 声

福建宁化，被称作红军长征最远的出发地。

走进这里，记者被一组数字吸引：土地革命时期，宁化有1.6万名青壮年参加红军，其中6000余人参加长征，到达陕北时仅幸存58人。

数字是冰冷的，但背后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——他们出发时，没有人知道何时抵达、何处落脚，更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活下来的那一个。

只因为同一个信念，脚印叠了一层一层，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。一批人倒下了，另一批人接着前进。倒下的人，是路，是桥，是船，是跨越天堑的摆渡者。

寻根，探寻的是这条路的起点，也是这条路的蜿蜒，更是在心中标定这条路的方向。

“山海寻梦，不觉其远。”100篇，是逗号，不是句号。鞋底的泥泞，脚下的崎岖，心间的感动，连成风雨浇灌的诗行，化作时光沉淀的思索——

人生多歧路。这支背负着先辈荣光的队伍，绝不能走到歧路上去，必须始终信念坚定、永远向前。

功成不卸鞍。过去胜利不等于未来也会胜利，每一程“接力者”都要有重新出发的决心，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。

长路有险夷。前行的路上还会有荆棘和风浪，“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、奋进者、搏击者，而不会等待犹豫者、懈怠者、畏难者”。

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让我们永远保持向前的朝气、锐气、勇气，昂首阔步向百年、向未来、向一流！

军报记者永远在路上，人民军队永远在路上！